

湛江辖下的中国第五大岛，也是岭南民俗之乡，重化工业正给这里带来巨变

东海岛，发展与乡愁

【湛江】陈亮 摄影报道

2008年春节我回东海岛故乡过年，随我家租客进入到宝钢湛江钢铁基地，看到舅公家溪田头村已拆迁，我已辨不出原来的村庄在哪里了。

只有红色的土地依然冒出香蕉的新芽尖。我记忆里这片红土地上盛产香蕉，地下产青石。现在，产钢铁。

乡愁。于是我2013年辞职，从江南回到故乡进行全面的记录。东海岛，在南海的雷州半岛东部，历史上为雷州府辖岛，中国第五大岛，曾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然海岛。东海岛所在的湛江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。海岛位于湛江市的南边，与湛江市一海之隔。

回到小时候居住过的老屋，来到祠堂前几棵几百年的大榕树下，周围长满了野草，一条溪水从树下流过，老树长须都长到地上，一条条特别美。村里还有一口荒废很久的石砌古井，小时候大家都在这里打水洗衣服。这里以前是村里的文化、娱乐、政治中心，很热闹。现在大家都搬到靠近公路边的新村了。老村片区已很少有人居住。前几年，村里说有老板愿意出资修一条路进入祠堂，就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些老榕树推倒了。我亲眼看着推倒，挺难过的。

2014年我参加了妹妹的婚礼，婚礼是在龙腾村举行的，妹夫家已拆迁，按东海习俗，要去祭祖与拜神，还要摆酒席款待乡亲和亲戚们。以前大家也习惯在村子里摆酒席。因此婚礼就借用叔叔家举行，叔叔家的门窗和院子也拆了。

那是一个特别的婚礼。整个村庄几乎已成废墟，因为这场婚礼乡亲们又回来了。妹夫此时已用拆迁补偿款买了个二手房住在城里了，只是有点高，九楼没电梯。不久妹夫叔叔家也拆迁了。

现在龙腾村一部分用来建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，已建成投产。转眼8年过去了，龙腾村村民还没有搬进安置房。据妹夫讲，搬进安置房还要交一定的补偿款，虽然龙腾村、青蓝村、调屋村安置房已建好几年了，但村民还没入住。

龙腾村约一万人，大村，主要以捕鱼为主。据了解，龙腾村搬迁后约百分之九十的渔民不捕鱼了。又没有耕地，但工厂提供一些一线岗位。

声乐爱好者林木东是东海岛民安镇人，他认为故乡本来是一个天然的美丽海岛，最好开发成旅游文化胜地。现在他在院子里种满了树，希望有一天长成大树，这样就可以在树底下穿行，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很好。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故乡村庄里建一个小型音乐厅。

现在东海岛东北部的开发正热火朝天，巴斯夫(广东)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正在建设中。西南边基本是居住的村庄，如今这里正迈着现代化大工业新城的坚定步伐高歌猛进。

刚回来，拍摄时经常被当地老百姓用东海普通话跟我打招呼：“同志，你好！”或者，“拍什么呀，拍这有什么用呀？”我每次都哭笑不得，心想我长得就那么像外地人吗。然后接着用很标准的东海话(黎话，雷州方言)回答他们：“没用也要拍下来，东海现在变化那么大，留点资料，给子孙后代看啊。”

刚回故乡，有点急迫地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，故乡的变化太快了，一天一个样，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原始的地理风貌，还有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文化习俗，东海岛人世代的生活方式，都在这场巨变中慢慢地消失。拍的时候很开心，自由，也很难过，仿佛自己在用镜头不断与故乡道别。

2021年我回村里生活，第一天晚上就失眠了。夜晚村子很安静，大货车压过村道减速带的声音，能穿透方圆几公里，一辆又一辆。

东北边三公里外，工厂林立，灯火如昼。晚上到楼顶都不敢看东北边，很是刺眼。

小时候夏天热，我经常在楼顶睡，风很凉爽，满天美丽的星星，兄弟们在打打闹闹，一家人聊家常，很难忘。

那时东南边远处只有一盏明灯，那是海边指引渔船回家的灯塔。



2021年2月19日，湛江东海岛民安镇，声乐爱好者林木东回到故乡看海。早年他为艺术北漂，如今定居湛江市。故土情深，他偶尔带湛江文艺界朋友回东海老家野炊游玩。他梦想有一天在老家建个音乐厅。



2014年正月十六，湛江东海岛龙安村，参加年例活动的青年男女们，刚刚经过。春节年例的时候，一般每各村都举行活动，村民自发组织，有花车、飘色、人龙舞、翻刺床、穿令箭等表演。



2014年，人龙舞在东山老街行进。这是东海岛民俗最独特的一种，以人连结为龙，极为狂放，让人热血沸腾。

见微知著的中国模型

陈亮是一位八零后，世纪之初，他是羊城晚报摄影部的实习生。这是一位强壮的湛江小伙，有着那红土地上的男子特有的沉默与坚韧，以及良好的球技。当然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是他的朴实与勤奋。他的生活费用并不多，于是征得领导同意，每天，就睡在办公室的铁床上。记者们偶尔早一点回报社，会看到早起的他，有板有眼地刮脸刷牙，然后穿上他旧了的西装外套——他双手用力，尽力将它抹平。

羊城晚报并不是容易进的。他辗转去到江苏，担任无锡《江南晚报》的摄影记者。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里，他并不满足于只拍报单一的新闻照片，而是尝试引入艺术摄影观念，经营长期选题，比如关于江南老街与大湖沿岸的考察。他获得了一系列艺术类奖项，同时

也在国内各地做了十多个展览。

对于一位献身摄影的创作者来说，生计往往被排到了第二位。2008年，他回到家乡，看到了巨大的变化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挥之不去的乡愁，让他不忍远走。于是他辞职回到故乡，开始记录。这花光了他的积蓄。“那几年确实也有点累，一有点钱就用来买胶卷，没钱就去借借拍。拍的时候很开心，自由，也很难过，仿佛自己在用镜头与故乡不停道别。没人知道，也没人在乎。”这个少年，一如当年一样，有点“一根筋”。就像当年每天自顾自默默收拾自己的那股劲头。

好在现在他已在民办高校教摄影，同时在这座海岛上，他设置了一间工作室，也是教学点。日子又慢慢好起来。不久前，他这组作品在国内摄影界受到

了广泛赞扬。著名摄影家王轶庶说：“他作品中不少小处，让人惊奇。”确实，当我们看到太多浮躁的煽情影像后，我们会发觉，陈亮是在小心翼翼地收拾着他家乡的点点滴滴，通过有意味的形式，含蓄地表现出来，让人反复咀嚼，欲罢不能。

他的摄影手法，是用传统的120胶片相机，长久地关注一个主题，属于人文个性化纪实范畴，与著名摄影家张骁拍摄《海岸线》，还有路丹拍摄《318国道》非常相似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都采用了玛米亚七型相机。负片特有的柔和与暖调，给了作品细致绵长的抒情感。

这是工业化历程中的乡愁之歌。陈亮形成了多达数百幅一流照片的文本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它将是广东摄影界的珍贵成果，并成为一个见微知著的“中国发展模型”。

·颜长江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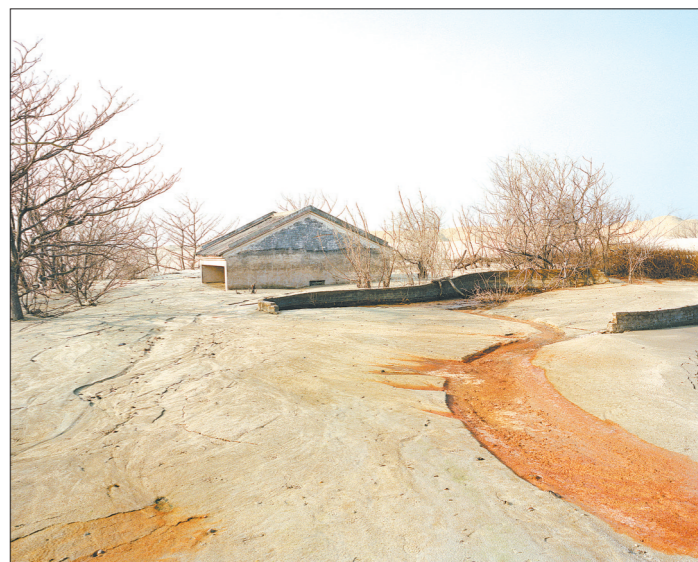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，湛江东海岛龙腾村，小雨中，一只黑山羊站在已拆迁的房子上。



2014年4月，湛江东海岛龙腾村，陈金荡与丈夫吴先欣回村里举行传统婚礼。由于自己家已拆迁，于是他们在叔叔家进行祭祖仪式并摆酒席。



2019年1月15日，湛江东海岛，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，最大设备(蒸汽裂解装置2号丙烯塔)吊装现场。丙烯塔吊装成功就位，在整个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工程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

2021年，湛江东海岛单参村，淹没的祠堂。2022年初，已全部淹没在沙底。



2013年，东海岛南山村，农民在烧稻草，现在农田已荒芜。



2015年春节，回村过年的姑娘打扮入时，被海风吹乱了头发。



2015年，少年。也许是靠海的原因，这里的年轻人穿着并不落伍。